

學問松

陽

學術

鈔

辨錄存



三三三

三

三三

三

三三三



15040

Σ12
1

學

術

辨

陸隴其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學術辨（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學術辨

此 據 學 海 本 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學術辨

辨上

清 平湖陸隴其稼書著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于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于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亦言敬。靜敬之名同而所以爲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卽有之而莫甚于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爲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爲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于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于規矩繩墨之

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詖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于啓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于不可收拾。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盜。不亡于朋黨。而亡于學術。學術之壞。所以懷宸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于孔孟。自外于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也。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疚也。其流入于偏執固滯。以至僨事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濁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爲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

辨中

陽明以禪之質。而託于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學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是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

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于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羣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于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既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于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于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以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于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于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于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于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于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于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

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顓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于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于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于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于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委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辨下

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于其間。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日陽明之興。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與。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于其教者乎。始

也倡之于下。繼也遂持之于上。始也爲議論。爲聲氣。繼也遂爲政事。爲風俗。禮法于是而弛。名教于是而輕。政刑于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于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于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于此。吾不信也。若其間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恆視其勝負之數。以爲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師之僻。由之謬。而卒爲聖門高弟。此以學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溺于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爲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爲神仙浮屠之無損于人。如此。且以爲諸公之得力于神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氣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于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惺然。而謂惺然之得力于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間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富諸公。學于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于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爲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間。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于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甚。而但指其蝕存之尤。以爲蝕之無藥。斯光豈不喪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

學術辨

以下既汨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嘆哉。

六